

## 荀林父與士會

劉文強\*

### 〔摘要〕

本文討論荀林父與士會二人，在晉國伯業史上的地位。二者年歲相當，資歷相當，功業亦相當。二人先後任中軍帥，對晉國的伯業的復興，有著極大的貢獻；對晉國國君的輔佐，也有實質的助益。二人可謂相互輝映，一時瑜亮。但是在相同之中，又有些微差異。故就二人記載，論其行事云。

關鍵詞：荀林父、士會、中軍帥、忠、伯業、晉國

---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荀林父與士會二人，在晉國伯業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二者年歲相當，資歷相當，功業亦相當。二人先後任中軍帥，對晉國的伯業的復興，有著極大的貢獻；對晉國國君的輔佐，也有實質的助益。二人可謂相互輝映，一時瑜亮。但是在相同之中，又有些微差異。本文擬就二人行事風格及具體政績中，不為溢美之辭，僅就實質的結果，討論二人事功云。

## 二、經歷

本人謹先就荀林父與士會的家世列出，以說明二者的來歷。荀林父首次出現在晉國作三軍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樂枝、先軫，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sup>1</sup>

荀林父發跡自此，為文公御戎。御戎一職在晉國，一向是晉升的重要跳板，如趙夙即以此發跡。故明年，其職務即已調整，《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sup>2</sup>

1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9月，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232。

2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277。

按照晉國慣例，軍的位階高於行。以軍為車兵，行為徒兵之故也。於軍、行排序，任中者又為最高階。以中軍帥高於上、下軍帥，中行也高於右、左行。不過荀林父雖有功，卻未晉升六軍帥之一，則由於晉國形勢使然。關於晉國形勢，本人曾為文論述，敬請讀者參閱。<sup>3</sup>

至於士會之發跡，在城濮之戰結束後。《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sup>4</sup>

城濮之戰前，車右本為魏犢。魏犢燕僖負羈氏，為文公所黜，立舟之僑為右。不料戰勝之後，舟之僑卻不守軍紀，獨自先歸，士會因而被提拔出任車右。其後晉國元老重臣一時凋零殆盡，而晉襄公也跟著死亡。於此青黃渾沌之際，在趙盾精心設計之下，晉國政治動盪連連。塵埃落定之後，大權悉歸趙盾，成為最大的贏家。其中細節，本人曾有論述，敬請參看。<sup>5</sup>在這個過程中，荀林父被提拔為上軍佐，《左傳·文公七年》：

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sup>6</sup>

士會也從車右升任位階較高的大夫，並且隨同下軍帥先蔑使秦，欲迎立公子雍。《左傳·文公六年》：

（趙盾）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sup>7</sup>

3 劉文強：〈論晉國早期中軍帥〉，第一屆國際經學研討會，1999年5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4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275。

5 劉文強：〈論陽處父〉，《中山人文學報》2000年2月，第10期，頁27-50。劉文強：〈續論晉國中軍帥〉，《文與哲》2002年11月，第1期，頁239-272。

6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17。

7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15。

二人都加官晉爵，但並非特具實權人物，也非核心人物。二人各自發展，初無交集。及至荀林父和士會二人漸漸有相關的事情，乃趙盾遣先蔑及士會至秦迎立公子雍，荀林父曾力勸先蔑勿往，並謂由士會代之可也。此事甚為懸疑，追根究柢，乃是趙盾精心設計的一場騙局，《左傳·文公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之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察。吾嘗同察，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sup>8</sup>

從這件事情發展過程分析，可以確定，荀林父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覺性。在判斷晉國的情勢後，深知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也就是說，趙盾表面上以先君托孤的凜然大義，派遣先蔑使秦求君。其實真正的目的卻是刀殺殺人，剷除異己。先蔑以為迎立新君將有大功，所以一時被沖昏了腦袋。但是前一年趙盾才經歷過一場險惡的政爭，費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暫時擺平了最大的政敵狐射姑，中軍帥一職方始在握。趙盾焉肯迎立長君，來約束自己？表面上迎立長君，是為了剷除另一人選公子樂，及其背後支持勢力。公子樂既除，狐射姑一黨接著又已被壓抑，此時何必自尋苦頭，迎立公子雍呢？趙盾的心思，先蔑不懂，

8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17-318。

荀林父卻懂得一清二楚。趙盾派先蔑出使，無非晉惠公除里、丕之故智，而先蔑竟渾然不覺，自入陷阱。稱荀林父一聲「智也」，也不算太過阿諛。只不過此事先蔑固然遭到暗算，士會也無端遭受波及，被困在秦國，欲歸不得。

接著，晉襄公的支持者，發動最後一波反撲時，殺了他們心目中的禍首先克，荀林父卻因而超升，接任中軍佐，成為晉國表面上的第二號人物。《左傳·文公八年》：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梁益耳、蒯得作亂。<sup>9</sup>

《左傳·文公九年》：

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sup>10</sup>

唯此時不見中軍佐何人繼任，《左傳·文公十二年》：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sup>11</sup>

杜預注云：

林父代先克。<sup>12</sup>

9〔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20。

10〔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21。

11〔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30。

12〔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30。

本來荀林父的官運頗順，應該可以順利繼趙盾將中軍。但是中間出了一段小插曲，讓趙盾生起疑心，不敢交班，此事又與士會頗有牽涉，《左傳·文公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sup>13</sup>

趙盾本來就不想讓賈季回來，所說的不過是場面話。卻缺的一番話，更加深了趙盾的新仇舊恨。賈季如果回國，趙盾還有安穩的日子可過嗎？隨會「能賤有恥，柔而不犯」，對趙盾可謂毫無威脅，根本就是趙盾的唯一人選，再加上有卻缺力保，能不脫穎而出嗎？卻缺何許人也？卻芮之子，為文公所復，為襄公所提拔。不思感恩圖報，反而見風轉舵，倒向趙盾的懷抱，實兩代晉君的背叛者。趙盾表面好像希望復賈季，實質上卻是檢測其他貴族的立場，看看誰才是真正的支持者，誰又是潛藏的反對者。像這種場面話趙盾可以隨便說說，但是治史者能夠隨便相信嗎？

### 三、荀林父治績

《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荀林父繼卻缺成為中軍帥，而也就在這一年，發生了春秋中期最重要的戰役之一，即晉、楚邲之戰。眾所週知，此役晉敗楚勝。面對失敗的戰局，荀林父既為中軍帥，就應是最該負責任的人。在歷史記載裡，他確俯首認罪，打算一死謝君。但此時卻跳出了士渥濁，適時地說了一大段義正辭嚴的話，並以當年晉文公城濮之戰大敗楚國，楚成王殺了令尹子玉之後才真正喜出望外作為例子，勸諫晉景公不可重蹈楚成王的覆轍。晉景公果然聽從士渥濁之言，不但不怪責荀林父，還「使復其位」。<sup>14</sup>對於這樣的結果，今人方朝

13〔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32。

14〔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99。

暉對此感到不解，其云：

宣十二年邲之戰，晉軍慘敗，對他（荀林父）在晉國的地位沒有造成絲毫的影響，這是不合常規的。<sup>15</sup>

方氏對這件事的結果感到不解，這是由於他並未深入了解晉國內部君臣以及諸大夫之間的複雜關係。筆者曾有〈略論邲之戰〉一文，深入討論這次事件的內情，讀者可以參看。<sup>16</sup>簡而言之，晉國自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sup>17</sup>之後，國君的權力便幾乎被剝奪。邲之戰的大敗，我們可以說是晉景公與荀林父合演的一場大戲，使君權在晉景公手中可以重新振作。學者或許會有所疑問，這樣的一齣戲碼很明顯地是有利於晉景公，何以與國君有直接利益衝突的荀林父要配合演出？甚至於荀林父還主動請死，如此會不會犧牲太大？其實說穿了，荀林父當然不會白白地只是義務演出，他和晉景公各自有各自的算盤。

首先我們必須先了解，在這場戲中真正被清算的人物不是荀林父，而是先穀之後——先穀。《左傳·宣公十三年》曰：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sup>18</sup>

關於先穀招赤狄伐晉的原因，杜預認為是：「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sup>19</sup>《史記·晉世家》則云：「（景公）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sup>20</sup>皆認為先穀招赤狄是為了自己在邲之戰的失敗，

15 方朝暉編著：《春秋左傳人物譜》（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8月，1版1刷），頁216。

16 拙文原發表於《第九屆三軍官校基礎學術研討會》，岡山：空軍官校，2002年6月；後收入拙作《晉國伯業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年7月，1版1刷），頁571-592。

17 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267。

18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404。

19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404。

20 〔漢〕司馬遷著，〔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

有恐於晉國對其不利，因此先下手為強，企圖引入外援發動政變。但天不從人願，先穀雖然自恃族大勢強，但卻未能奪得先機。反而這件事被晉景公及國內其他諸臣拿來作為理由。邲之戰失敗的舊恨，加上這個新仇，一次算了總賬。不但先穀自己斷送了性命，整個家族也被連根拔起。自此，橫行晉國數十年的先氏退出晉國的政治舞臺，與其他大家族之間盤根錯結的恩怨，也因為先氏廣大地盤的釋出總算一筆鉤銷。由於有利可圖，這些大家族們對於晉景公懲治先穀不但沒有多加干涉，甚至有可能舉雙手贊成。因此對於晉景公而言，藉由這此的行動，讓頹喪已久的君權重新振作，這是其目的之一；再者，晉景公鏟除了一個跋扈橫行的先氏家族，對於君權的穩固有直接的好處，這是目的之二；三者，讓政治態度傾向自己的荀林父能繼續保護其自身的利益，並借著通過荀林父籠絡其他諸臣，這是其目的之三。若不如此安排，晉景公就算此時雖然尚能倚賴中軍帥荀林父以為靠山，但荀林父終究有壽終正寢的一天。一旦荀林父離開人世時，以當時先穀在六卿中排名第二順位的次序，和先氏歷世在晉國建立的龐大勢力，由他接替荀林父為中軍帥將是再名正言順不過的事了。這對晉景公而言，豈不是夢魘再臨？因此，晉景公唯有在荀林父還能支持的時候，迅速將先穀解決，以免夜長夢多。否則一旦靠山不再，他勢必又要回到幾代先祖們受中軍帥箝制度日的窘境之中。

至於荀林父何以願意配合晉景公？我們認為除了可以直接從鏟除先穀後得到實質的利益外，還有另外一點，那就是荀林父對於政治的高度敏感所體悟的道理：與國君的關係必須維持合諧，這才是家族在國內發展可長可久之道。或許會有學者提出疑問，筆者既然主張自晉文公以降，晉國的君權幾乎已被中軍帥剝奪殆盡，掌握實力的中軍帥又何必買國君的賬呢？其實說穿了，只要中軍帥大權在握，他的確可以不必理會國君而為所欲為，例如荀林父的前任趙盾即是著例。但是，晉國諸臣之間的糾葛異常複雜，畢竟這不是只有國君與中軍帥兩人的戰爭而已，因此諸臣們會在兩方之中做出許多的選擇、靠攏、表態，甚至於進一步鬥爭、清算、接收。最足以證明的例證，便是襄公時期的記錄，《左傳·文公六年》：

六年春，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



「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sup>21</sup>

依據《左傳·文公八年》的記載：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sup>22</sup>

就因為狐、趙二氏與晉文公的關係匪淺，因此「謀元帥」時先克提醒晉襄公，故而讓狐射姑、趙盾先士穀、梁益耳而將佐中軍。但隨即陽處父又「易中軍」，使趙盾成為中軍帥，反而狐射姑為其佐。陽處父之所以敢於出面易中軍，當然是受到晉襄公的授意。這裡面隱含了許多政治上的糾葛，可以參看前引拙作〈論陽處父〉及〈續論晉國中軍帥（補〈論陽處父〉）〉二文，茲不贅述。憑藉著乃父趙衰與晉文公的關係，趙盾在晉襄公與諸臣可以接受的情況之下，才得以將中軍。隨後在其翻雲覆雨，拉拉打打盡除異己之下，終於大權獨攬，竟然擔任了長達十九年之久的中軍帥。前文已提及，趙盾在迎立晉靈公時操弄的痕跡過於明顯，但諸臣敢怒而不敢言。渠料《左傳·宣公二年》記載了晉靈公最後還是被趙盾所殺，又再度激起諸臣之間的忿懣，《左傳》記載曰：

乙丑，趙穿殺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sup>23</sup>

雖然文中僅以董狐的口吻簡單記載這件事情的過程，且表面上只是董狐個人的觀感，但其實不然。董狐膽敢在朝堂之上質疑趙盾，這表示在董狐背後有人撐腰，而且應該還不只是少數而已；否則一個小小的太史，豈敢得罪像趙盾這樣飛揚跋扈的「巨室」？趙盾沒有親見諸臣的反撲便壽終正寢，但這筆賬不會就此了結，

21〔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13。

22〔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20。

23〔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65。

而是記在他的子孫身上。繼趙盾之後成為中軍帥的卻缺只短短掌政四年，並未有機會表現，便下了歷史舞臺。接位的荀林父本來就忠於公室，同時可以感受到其他貴族對趙盾的為所欲為感到不滿，也對中軍帥大權在握的情況產生敵意。因此荀林父上台後便一掃前塵。藉著與晉景公的合作，努力降低其他貴族對中軍帥的敵意。而後剷除先氏，分其室以攏絡之。<sup>24</sup>因此，荀林父雖然在邲之戰中大敗，但並未因咎下臺，反而更受重用，並在宣公十五年時荀林父敗赤狄、滅潞國，立下大功，《左傳·宣公十五年》記曰：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sup>25</sup>

荀林父不但接受到晉景公實質上的賞賜，也間接地受到晉景公的褒揚，聲望可謂不降反升。如果不是他與國君有所默契，雙方合作無間，也就不會有如此和諧的結局。

綜而言之，荀林父任中軍帥期間是國君與中軍帥權力的轉折期，從原本趙盾一人總攬大權的中軍帥獨霸，轉而與國君共同分享權力。自晉文公之後，這是晉國君權較為伸張的時期。雖說如此，但畢竟歷史是條不歸路，失去的君權要完整地要回來，無益是緣木求魚。即使晉景公仍然努力想挽回乾綱獨斷的權力，終究不敵政治的現實。但能夠有這樣的局面，其實已經是最好的狀態了。

#### 四、士會治績

晉景公所選擇接替荀林父的最佳人選，便是在先穀之後，位列晉國六卿第三順位的士會。何以選擇士會作為中軍帥的接班人？除了原來排位第二的先穀已經被清算，士會之前已無其他障礙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有下列幾點：第一、軍事上的貢獻。早在僖公二十八年，即晉文公五年時所發生的城濮之戰中，士會便已代先歸的舟之僑為晉文公的車右。而能夠成為國君或中軍帥車右的最重要條件，據

<sup>24</sup>參見拙作：〈略論邲之戰〉。

<sup>25</sup>〔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409。

《左傳·文公二年》狼躡的自白：「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sup>26</sup>可知「勇」是成為車右的必須條件。士會能成為晉文公的車右，可想而知應當是能符合「勇」的條件。其間士會雖然奔秦，但最後仍回到晉國，而且不因此而受到壓抑，《左傳·宣公十年》記載其在戰場上的功績，曰：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sup>27</sup>

而士會在軍事上最重要的一役，即是宣公十二年的邲之戰。《左傳》記曰：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sup>28</sup>

由於士會的未雨綢繆，因此上軍得以「不敗」而還。雖然邲之戰是非常詭異的一場戰役，內情似乎並不像字面上這樣的單純，<sup>29</sup>但畢竟戰場是個瞬息萬變的地方，往往一不小心便會擦槍走火。士會能保存上軍實力，而不致於讓晉國假戲真做而賠上老本，的確是功勞。《左傳·宣公十六年》曰：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

30

士會率軍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除去晉國北方邊禍，為自己立下盛大功績，也為晉國重振了伯主的聲威。如此名正言順地坐上中軍帥的位置，也是理所當然。同年以伯主的代表平王室，國內、國際皆立大陸功。王室更受晉之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使得士會的聲望瞬時達到顛峰。

26〔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02。

27〔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82。

28〔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95。

29參見拙作：〈略論邲之戰〉。

30〔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410。

第二、「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士會由於陰錯陽差之故，曾經奔亡秦國一段時日。在《左傳·文公十三年》中有一段關於士會的記載，其文曰：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sup>31</sup>

由於當時狐射姑與士會皆流亡國外，而且所投奔之處皆是晉國的大患，這對晉國造成極大的困擾。而經過趙盾授意之後，大家決定接受卻缺的建議，設計將士會接回晉國，以減輕晉國受到的威脅。卻缺的一段話，使其他諸卿同意在狐射姑與士會間選擇士會，他說士會是「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句中「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的意思，說穿了就是指士會做事小心謹慎，固守本分，是個絕不強出頭的人，因此不會去干涉其他家族的事務。士會小心翼翼，謹慎行事的特性，可以從《國語·晉語五》中看出，其文云：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其委筭。<sup>32</sup>

士會之子士燮在朝廷之上逞才，以應對秦人的詭辯之言，讓士會極為震怒。士會認為士燮如此作法是掩人之能，而彰顯自己的博學多識；若有朝一日自己不在時，此子必會顛亡家族而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因此士會以杖擊子，甚至於髮上的簪筭都折斷了。由此事件可知士會不但自己做事小心謹慎，也以此教訓子弟，切莫太露鋒芒，以致危害整個家族的利益。在《左傳·成公二年》中則有另一段

31〔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332。

32〔三國〕韋昭注：《國語韋昭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3月，影印天聖明道本·嘉慶庚申讀未見書齋重雕本），頁290-291。

記載，也可見出土會教子之勤謹，其文曰：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sup>33</sup>

在晉、齊鞏之戰後，晉軍班師回國。士會之子士燮為了不要搶中軍帥卻克的光彩，所以特意迴避而最後入國都。士會對兒子的作法感到十分滿意，因此說這個兒子可以免於禍患。據此可知，士燮的確有乃父之風，而士會也頗滿意兒子的謹言慎行。由於士會如此的個性，必然使其他家族對他的顧忌降低，因此也樂於支持他成為繼位的中軍帥人選。所以在宣公十六年時，士會藉著覲見周天子以「獻狄俘」的機會，由周定王「以敝冕命士會將中軍」，並且兼任太傅一職，內外榮寵並臻，成為重望當時的晉國中軍帥。

雖然士會當時在晉國頗得人望，因而登上中軍帥的寶座，但晉國另一個龐大的家族卻氏卻不支持士會，所以才一年的時間，士會便只能以告老的方式卸下職務。其實，依舊西周至春秋時代的慣例，這些世卿大夫的地位與權力都是「至死方休」，這可以從大量的西周金文及《左傳》記載中證明。然而在《左傳》中選擇告老方式結束自己政治生命的例子也不只士會一個，例如晉國稍後的中軍帥韓厥、衛國的石碏、宋國的公孫壽、楚國的令尹子文等，皆是著例。<sup>34</sup>簡而言之，這些告老的世卿都有其難言的苦衷，而以這種方式離開權力核心，都是明哲保身的智慧展現。《左傳·宣公十七年》的一段文字，可以清楚得知士會為何急忙隱退的原因，今將《傳》文錄於下：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之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33〔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429。

34參見拙作：〈論石碏〉，《文與哲》第5期（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04年12月，1版1刷），頁35-56。

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sup>35</sup>

《國語·晉語五》的記載與《左傳》相近，唯多了「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一句。<sup>36</sup>士會清楚地告訴兒子士燮，郤克想要在齊國的問題上攪和，欲使晉國與齊國發生變亂；如果在這個問題上，郤克無法「逞怒」，則必然延禍於晉國國內。但身為中軍帥的士會卻沒有辦法壓制郤克的氣燄，一則郤克現在已是六卿中的第二順位，不但位高而且權重；再者郤氏又是晉國的強家，勢力之大，恐怕只有聯合數個大家族的實力才能予以匹敵；<sup>37</sup>三者郤克之父郤缺當年曾力保士會，才能讓他有機會從秦國回來，這份恩情也得一併交待。此外，上文已經提過，士會是個謹慎小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的人，當然不願意賠上自己的性命與整個家族的利益與郤克為敵。

另外還有心較正面的一點，也是士會考慮告老的重要原因，即維護晉景公好不容易稍為伸張的君權。《左傳·宣公十七年》記載曰：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sup>38</sup>

由於受到婦人的訕笑，郤克一怒之下發了詛咒，誓言必定要回國請兵討伐齊國。

35〔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412。

36〔三國〕韋昭注：《國語韋昭註》，頁290。

37《國語·晉語八》云：「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恃其富寵，以泰於國。」見《國語》（臺北：宏業書局，1980年9月《四部備要》排印清士禮居翻刻明道本），頁480。其所謂郤昭子者，即郤克的姪子郤至。總計佔有三個卿，駒伯郤錡將上軍，苦成叔郤犨將新軍，溫季郤至佐新軍，另外還有五個大夫，但不知任何職，但由此也可知郤氏家族在晉國雄厚的實力及其盤根錯節的勢力。如此疆家大族，士會那敢得罪？莫說士會，其它大家族，又有誰敢輕易得罪？

38〔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411。

然而晉景公並不應允此事，想必包括中軍帥士會在內的其他帥佐也並不贊同，因此卻克無法得到國內的支持。雖然如此，卻克仍然請示國君，在不動員國家軍隊的情況之下，希望能以自己的私屬伐齊，但仍然遭到否決。晉景公能夠明斷地拒絕卻克兩次出兵齊國的要求，自然是依恃中軍帥士會及其他帥佐的支持。從另一個角度來想，卻克當然也知道晉景公是背後有人撐腰，所以才會如此堅決地否定其要求。雖然如此，在表面上發號施令的仍然是國君，其他都只是藏鏡人而已。因此卻克若真要撕破臉，直接受傷害的不會是這些幕後的黑手，而是臺面上的人物晉景公。士會知道，不管他在中軍帥的位置能待多久，假如在他死之前卻克仍然健在，接替他職務的必然是卻克無疑。為了保護自己家族的利益，為了保護國君晉景公，不讓他與未來的接班人卻克造成直接硬碰硬的僵局，因而引發政治上的大動亂，士會毅然選擇提前交棒，以順卻克之心。然而或許會有人質疑，既然卻克是個不好惹的角色，士會的提前退出權力核心，不等於是讓晉景公直接暴露在危機之下嗎？這麼解讀的確有其道理。但是世卿們終有自己的家族利益要維護，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局面下，士會就其立場而言，已經稱得上是仁至義盡，也夠算得上是公忠體國了。畢竟士會如此謙讓的態度，多少讓卻克歉上一份人情，因而給予卻克相當的影響。在卻克接掌大位後，有所節制，不致太過為難晉景公，也不會造成其它貴族有形或無形的壓力。士會一讓，有如洩壓閥一般，洩去了卻克的壓力，減少了其它所有人，包括國君和貴族的壓力，有效地緩和晉國內部的緊張情勢。說他老謀深算也可以，說他用心良苦，為國為民也可以。總之，士會在如此艱，險的政治漩渦中，全身而退；又能讓晉國上下一片和睦，相忍為國，也的確不容易。至於說後事將如何演變，那就不是士會所能為力，也就不必強求了。

經過以上的分析之後可以得知，在這種進退維谷的情勢之下，士會必然只能選擇退出政壇，而且告戒即將接替自己在政治上地位的兒子士燮，要以「敬」事奉二三子——當然其中也包括了想要「逞志」的卻克——不可過於暴露鋒芒。自此之後，這位被楚康王譽為「光輔五君」<sup>39</sup>的賢大夫士會退出權力核心，不再過問政治，也結束了僅僅一年短暫的中軍帥任期。

---

39〔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857。

## 五、結語

荀林父與士會兩位中軍帥，皆經歷過政治局勢的動盪紊亂，雖然兩人在政治上的表現不盡相同，卻都能全身而退。荀林父的治績，形諸文字的部分主要表現在軍事方面，但其背後的功勞卻是暗助晉景公重伸君權。雖然君權的掌握已不能如晉文公之前的國君，可以乾綱獨斷、大權在握，但比起前任的幾位晉君，晉景公已算是大有斬獲了。至於士會，由於擔任中軍帥只有一年的時間，表面上的治績也不甚了了，因此許多人將之視為過渡型的人物。不過，士會猶如鴨子划水般，雖然被卻克逼退的確讓他感到窘迫，但背後權衡利敵得失的城府，在上文的分析之後，的確令人印象深刻。士會讓出中軍帥一職，不但維護了自己家族的長久利益，也顧慮了晉景公保障君權的處境。總結來說，荀林父及士會可稱得上春秋中期晉國最傑出的中軍帥。

本文自國科會補助之計畫報告（九十二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春秋大事表》研究——軍事篇（二）〉執行期限：92/08/01-93/07/31，計劃編號：NSC 92-2420-H-110-005）增修而成。



# Shuin Lin-fu and Sher Hwai

Liu Wen-chiang\*

This article is meant to delve further into Shuin Lin-fu and Sher Hwai's martial-polit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Jin's restoration to power among the dukedoms. Both marshals were geniuses who belonged to the same generation, shared a homogeneous background, and finally accomplished likewise feats. On consecutive decades they polished the badge of Jin's marshalcy, helping attune Jin's administration to the eras most urgent needs. They also contributed alike to saving Jin's fame and glory under the direst circumstances. The historians have generally come to a consensus that they best represented Jin's elite in the hegemonic regime. Just like a coin's obverse and reverse citing Jin's feats, they were mutually one another's double. However, even Tweedledee and Tweedledum differs in the slightest ways, and so did Shuin and Sher. These differences invite me to decipher the Derridean differance from within their sameness.

**Keywords:** Shuin Lin-fu, Sher Hwai, Marshalcy, Loyalty;Fidelity, Hegemony, Jin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